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壽序

壽方御史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
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宮以禮經第一人薦既
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
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
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

歸先生文集 外集書月
以同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舉不
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
齟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
不及於 朝者餘一紀矣而 朝之士大夫猶知侍
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
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
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
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
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廁其間皆與元儒
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

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
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
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
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日君之
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
予予昔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

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
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
連被問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来者幾
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
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
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
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
不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
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驚且然自
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

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
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
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
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
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為
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
生既卻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
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

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峰朱公為大家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玉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為太常葉公為京兆尹顧文

康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駁駁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

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吾邑吳氏自相虞先生與其子大叅公相繼登科第以才猷著於一時至今子弟誦誦不敢墮詩書之業鄉里稱之鴻臚君者大叅公之仲子也於是年躋七十以四月某日誕辰其子上舍子獻與其子姓稱觴

上壽予弟某偕其同好徵予文以為贈時屬海上之警又歲惡不入邑里蕭然而君家子弟不以菲廢禮能修承平故事以娛其親可尚矣予昔應貢廷試見君方待選天曹後試春官而君為鴻臚以此具知君在京師中事而少保顧文康公寔君之姑子也故君館于其邸而文康公友愛之如親昆弟每休暇與君對食飲不得君無以為歡君時試中書中格禮部上其卷有流言語聞從中罷之自是終文康世不得官其後乃官鴻臚以使事過家為御史所論同使十數人皆左降君得江西建昌府幕官久之解組以

歸自君在宰相家及為官所見 朝廷大興革大廢
置二十年間變故多矣當其時以勢權相傾軋凌轢
震厲驚動天下者今幾何時皆歸於烏有矣今君優
游林壤回首思之向之所見赫然燁然者能不嗑然
一笑也夫紛華馳騫為性之孽安靜恬愉得壽之理
君昔在三千里外所與接者公卿宰相侍從之臣今
不出戶庭數步之內田夫野老莫或識君之面孔子
曰仁者壽仁者之所以壽者靜也君之壽自是知其
遠矣世俗道薄婚姻再世不復相通君母夏夫人寔
予祖母之姑予每見君君獨以舅氏尊行自處以是
識君之厚於其壽也幸得從子弟之末敢不為之致
其辭乎

壽周封君八十序

周君子純以尚書秋官郎丁內艱還家既除服適封
君八十之誕辰郡縣諸大夫鄉老皆往為壽有文序
之者矣其稱封君年耄而康強祈黃耇而介景福於
方來無窮也予何辭以加諸而其姻郡學生頌文載
來言曰君以仲春吉旦將入 朝前此所以遲遲者
獨為封君之故不能謝諸鄉老大夫之意而封君之
賢要亦不可以無述請更為序之予謂生辰為壽非

古也昔先王制禮以治天下凡為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無不備盡獨於今之禮若有缺焉然見於養老之政蓋所以致意者深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皆發味焉退省之以孝養也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於簡不帥教出征受成獻馘每入學必養老而外饗割烹酒正供酒犒人供食羅氏獻鳩伊耆氏供齒杖而遺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事焉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下迨于幽俗田野之間四代之際無遺年可知矣今世之禮存者惟

鄉飲酒耳固以名存而實亡則夫生辰為壽雖不出於古其有養老之意焉雖然世苟無其事可矣有其事常患於力不能致今力足以致之是子純之所以為孝也初子純為郡學生卓然已出群類人皆稱封君之能教及為進士調進賢令入為尚書郎清廉不苛所至皆有聲跡而封君隱約如布素時人又稱封君不獨能教其子以舉進士又能教其子以為官也昔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即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不疑以此為漢名臣以其母之教也

今子純行且建功名于朝世之君子必將考論其所自者矣此前敘者之所未及故為著之云

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壘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閣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

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說恠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為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

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
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
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
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
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
舉 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 覲
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
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

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
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
受上蔡之命請於 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
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為序竊嘗屏居田
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謏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
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
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
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
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
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

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疏斥鬱
鬱欲罷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為太子傳乞骸骨歸
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
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
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
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
又以二君之請僭為論竑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
之祝云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
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
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
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
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
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
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
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
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
之鹽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徒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黠歛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饌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晢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踣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其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蘊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頤視傍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晢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

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壽晉其大六十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感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祀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馬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為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某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為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與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

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某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某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髡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某書之又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壽頌夫人八十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 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 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

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

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

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

惟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
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
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
夫公駁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
知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
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
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
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

與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
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
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
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鳩乃可以配焉今天子敘
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頌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
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
被于田野之婦人况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
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
為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

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鱉皆不夭其性故惠薦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 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鱉則 天子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慶云

頤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漕涇之楊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徃徃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桴齊頤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為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為空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

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

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

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其考某省叅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若雲間嬪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

共其祿養憲副受 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昆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又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立公

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鳴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城方將續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為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為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為賀者

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
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
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
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
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
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
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
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毋先王所以恤之
者至矣今海內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輒所至
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而不能於兩

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
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
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
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
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
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壽願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
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
滿堂日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榮此今之所誇以為富

貴者盡世俗以然願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
子行之先君事 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
盈朝 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
耀公䟽論其事及 今皇帝嗣服首進八䟽以贊新
治其䟽在史館空有之公之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
為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為
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
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
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
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願氏世家海上公乃徒

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
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黃門氣勢翕
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
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
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
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
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
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
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
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

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
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
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
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
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
之如此云

鄆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鄆陵梁策對之與余同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而余
於余太史之門最先識之對之爲人誠薦不以一第
自華方慨然有慕學之志余與之語間問大梁之故

余雖未能至而自羲黃以來帝王王侯至於汴宋之
遺蹟宮闕陵寢園林池館之勝與夫名臣賢士之所
聚皆若親履其處恨不得亟往以觀黃河之流而緬
然思太古之世訪黃帝於具茨之山尋大隗之所存
也梁氏世居鄆陵蓋本其國地以梁爲姓云對之又
時道其家世而稱其大母太夫人之行於古所稱孝
婦無以異也在梁氏宜世載之初太夫人之夫梁隱
君蚤亡遺孤四五人大者數歲小者二三歲牽衣裾
相持終日嗥皆拊育之以至於長而養姑尤謹姑中
歲瞽太夫人扶持不離左右姑非太夫人食不食而

姑未食太夫人不食也迨姑年九十而已如一日當是時姑猶有他子與其先後而獨宜夫人豈非所謂孝婦者乎太夫人春秋高對之之尊府封君方怡然侍養蓋晚歲而見其家門光榮孫子衰然為王家楨唯梁氏之世德遠有厚積而發於是而太夫人孝行之報其又可誣哉會太夫人年八十對之將奉使過家為壽同年進士南城丘浙子東輩徵余文為贈而對之又自來請之勤勤惟恐其大母之行不彰於世也對之亦賢矣哉余故具著其所稱者俾大梁之人知太夫人之饗遐齡而膺厚福蓋有自矣

朱君同頤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頤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任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

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
此言之仕而為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
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
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
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為
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
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
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宣
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

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為大冢宰王
峯公之從弟孺人為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
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
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
出 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
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
至今歸然為鄉邦之望朱顧世為婚姻而其子弟之
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
乎書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為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言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為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為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早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

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為壽孺人以幼艾競競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為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為童子讀書廬兗州家廬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為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

之葆真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 兩宮佐皇后親蚕宴錫繁褥備極榮寵宗伯方為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凜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淡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猶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兩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 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誥誥以獻以酢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某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

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
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
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碩人其
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
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誥雖時移事易稍稍
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
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
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廼為碩人祝者前
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
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
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
不能者以為耻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
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
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
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
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
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
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

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閨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僦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即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藩

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王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

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為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真仁者之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又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為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

源遠而流長也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考古五禮無為壽之禮先王于養老事親義甚備無為壽者為壽者祝其萬壽百年如詩所云無飲宴召賓客及為之文者况為之文不徒稱其年而已稱其有德及備福而著之又無是者然徒稱其年非所以為文也今開州守陳允升晉卿尊君號新安先生者其子起諸生不一年遂刺方州而先生與其子偕之任板輿就養覽觀衛之風土知子之足以辦吏治亟辭以歸于是先生與夫人同躋六袞先生之誕以四

月三十日而夫人後一月九日鄉里親戚見先生之榮歸又與其夫人偕壽開州雖遠在二千里外不能無岷岫之感然閉閣而思吾鄉里山川與先生夫人之享福而樂也亦足以自慰矣思吾鄉里親戚之登堂而賀者若而人又可以自慰矣先生婦與夫人道其子之為官尊榮而治辦又足以自慰矣夫如是雖父母與子相去二千里知其樂也晉卿之前母夫人蓋秀水令周君之女生晉卿甫三歲而棄晉卿晉卿育于外家父之先生娶今華夫人字之如所生子而晉卿事之亦如所生母先生無孝已曾參之顧益卜

築城隅闢圃植花菓卉木養禽鳥以為娛里中子弟多從之遊日與人彈琴歌咏以俟其子之長而為官而喜怒好惡一不拂其性于是可卜其長年知食其子之報未有已也先生之誕日余弟某來請余文余方治裝將有邢臺之役邢去所治州不遠又當有事大名見晉卿且道先生為壽之樂又足為晉卿慰矣是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

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

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臺
省鬱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
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
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余知
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
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
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追
祿養而至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
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
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有而世亦未之見

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
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
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
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
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
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
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

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彌於中而裸之以
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
公之言各有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
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
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
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曷君理卿
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
上第所謂彌於中而裸於外者矣 國家之制進士
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
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

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
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
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
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
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
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
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
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
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
賀矣

柳州計先生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

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者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

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
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之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云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峰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未
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
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
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

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
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
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
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
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卽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
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
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
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
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
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狀也而

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人之壽又思得爲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狀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狀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淡衣燕衣縞衣元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

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狀而無爲壽者函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爲燕會以爲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狀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爲壽者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汰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爲吳俗侈靡特如此而

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
於此至其俗皆狀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爲能而
請之不置凡爲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爲非古不足
法也雖狀亦以爲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
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已子復復以二親之壽
爲請蓋諸公之爲之詩者多矣余獨爲其詩序於其
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
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
哀所得詩聯爲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立齋王先生六十序

國家做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
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
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
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
居卽吉者久之方蒞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
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
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
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
滙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
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

公爲大家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敷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

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為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歸先生外集卷之三十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
春風吹習習好鳥鳴喧喧
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
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
蛇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
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環
殿起無梁迥岩留玩珠
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間
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臯帝輦爭輝燿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真傍徨宋金之季韃靼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網一洗乾坤混萬方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畫伏藏日色淡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為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為尋綠鴨池僧開虫罅戶人到鳥驚枝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為思下第歸安亭寄友人

青春日以逝吾道何迤邐昨者南宮試列郡饒英賢顧獨不見君諸子走翩翩予復遭擯落自視真茫然仲尼歿已久軻死失其傳大道如白日諸儒或守筌群言雖淆亂遺編可鑽研與君東海上此意十年前倘可理前語忻忻夜不眠未出長安門夢君洞庭間

京師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國時何
許城頭日色黃隔壁
聞吳移忽已有所思
豈久延行人情別離
好共處誰憐汝

南里送姪

南里縣西角吳淞水
流漸吞往不能歸入
門波喧喧猶小女素相
將帝衣問何人人生
會有通憐汝送姪時

金山寺

今歲返故廬復此耕石田一見吳淞江思君在眼前
如何三十里猶自隔山川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卧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甌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調與鳩相笑榆枋間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箆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為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懼落青鳥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頽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送王柳州姊丈

首夏天氣清送行十里亭槐柳夾脩岸駢駕朱轡明
分符向狼荒萬里投南行戚戚感陽鳥依依悲鵲鴝
迢迢五嶺外天盡心龍城丈夫志四海不敢憚遐征
陸梁久為郡天下今太平嶺南有霜雪谿峒樂耘耕

長江海堞石萬古江
中浮倚空結危榭凌
波成奇壯僧呼菟
去客指蛟龍淋瀝
雨鐘山岑日暎扶
桑河海峯三數點
南北一航舟百年戰
爭自心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
見期西風揚子渡猶
嫌暝樵遲於今對
寒月芭蕉露離
一兒縣城西一女松
江清心清兩筆聲
似尋蛛網絲

爭出溫州地來迎太守旌孰能不請吏而肯逆顏行
近者小不靖夫豈好稱兵遠方亦吾人擾之而後驚
願言弘愷悌可使百粵寧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詠史

桓桓後將軍受鉞綏西疆徐驅出湟中不戰屈先零
落都山前夜萬騎羽林營天青靜無塵月明刁斗聲
春耕浩豐田千頃連臨羗王者師無敵天道本好生
云何漢天子廟計乃倉皇璽書卒報從於此見靈明
嗟哉酒泉守得無事窮兵但令多殺人功名亦可成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靄光景遂已戢
泱泱旬深霑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
靈曜邃高居朱明闕赫翕
希微澹將開浙瀝吹又急
過夜轉連綿醜流更淅淅

萬壑嚶霞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色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瀲灩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覆水鉅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鳴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虜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游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續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楫
天地政氤氳雷風逆呼吸悽悽聽晨鳴濛濛睇宵熠
作人微時暘思文憂民粒蠹龜費灰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闕安能使家給
泥塗貽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緜瀾簡慵啟笈

淮陰處廟
各如淮陰祠清槐映
朱戶當時長梁宮
千載有伴楚五年
戰龍虎結末在商趙
努力赴功名功成良
自若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短屐徒齒齒折中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塊扎迷原隄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母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脩
鯨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潏潏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為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森森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嘆我亦何為空爾生百憂

清明濟上

瀛洲三月雪中行千里

寒風刺瀛空道上女

即齊柳柳始知今日

是清明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

涯魂夢日悠一可憐

雙泪空垂落却付

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向日湯一直

到天津接海洋我

欲乘舟後此去明朝

便接到家鄉

胡底到此起黃河

三月長安不見花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為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接蜃氓

侵薄連群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孟益涵光晶

忽然觀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浸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却憶故鄉風景好
櫻桃如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迤邐去路賒
春風不住捉花
行人共說前朝事
指點當年感阮家

李廉甫憲刻

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

今日書齋老鬢斑

不是故人舊舊話

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東至此已過

一月去國日遠憶

然有作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歲

呂梁洪

河流西楚日瀾瀾峽束千流忽自披粉署門檐高淤
土海王宮殿濕琉璃石沉浪漫蛟龍去水關山迢日
月低來往頓看陵谷變百年空復歎支離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潏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群賊肆狂獠少第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渾水悠悠向北流
征人日夜駕南州
行末忽盡三年里
李揚州望越州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為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為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為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早渡揚子江

早到瓜州渡扶桑日始出天地開鴻洞風波靜不激
金山獨靚麗暉暉映旭日綠樹間紅祠新粧畫歷歷
群峯擁水氣空明含峯嶺蒸然白雲浮翠袖有動色
春來浦子口紛紛方雨雪驅馳在比土于今已五月
我本江南人南還乃故業木偶與土偶人世何足述

鄂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鎮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耻五歲小兒皆能閑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床之愛忍弃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踞
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計烏鴉群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况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痼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途中悼內

其一

憶昔事遠役何嘗憂別離不自愛斯須謂當百年期
寧知有今日抱恨此天涯白鷗雙雙飛使我心摧悲
魯山常崔巍魯水如昔時空憐今夜月不復照相思

其二

默默忽自歎獨語誰能聞思君在寥廓長看天上雲
行盡燕與齊空然涕淚零珊瑚間明月照耀碧羅裙
昨夜還鄉夢清姿猶見君

其三

丈夫各有為吾非兒女情死生代所有念子非世人

富酒湖錢氏錢本美
王商難於此地名

錢港

錢港湖鄉名宿古

木裁微音清小滙

泊一船來向清道

厚流連笑口兩因

看吳天起語筆使

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

金字符恩光留日月

歌吹沙汀湖百館牙

盤饋千夫錦纜呼

何如乘一葉未往心

飛鳥

其一

高山與流水今世誰能聽自我久行役何日無歸心
每念復黯然涕淚常滿膺有時靜閉目家鄉路分明
月色照羅幃小步尚盈盈見我遠還歸出門來相迎
甲寅十月紀事

其二

滄海洪波感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柳父什流淚不堪論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大盜難野滿國中伊以
已化若我生民膏血供
豺虎莫悔事其燒
海於文武衣冠威府
中輕身殺賊只任公
誰人不量黃金注
獨跨青驄滬濱
東任公血戰一士餘
蓮碧花橋柳塢屋
義士劉平併代死
吳門今不數事清
上海會真便秦軍
鏞末逃生一處烽烟
千人三指度壁外波
濤空日月城頭忽監
井頭一萬金 海潮
新染血流霞白口嗟
萬鬼嗟官司却報惡
君王怒甚報瘡疾四
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
東

丙辰自南宮下第還避倭往來無定居親交少
至獨有一二同志時來問學

江鄉卜築又城闈春去秋來似鴈臣總是寂寥楊子
宅如何更有問奇人

謝陳君惠桃樹

古木寒江共寂寥每依簷日讀離騷豐年似自無租
稅只種西垣幾樹桃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茶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夷叔同

春寒

勾芒不受職玄冥司春節雨雪自深冬開歲無時歇
艸木失光輝厚地闕芽茁西池山茶花歲歲開臈月
至今怯寒威繁蕊藏綠葉昨日一花開鮮紅方映雪
哀哉枝頭烏毛羽若摧折何曾見春陽空爾弄啁哳

歸元三集 詩 卷之...

須任公環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今
日沙頭浪拍天最
使君多去略笑看
海發投鞭

小醜猖狂捍衛勞
跳是時波心猿猴
賀南擁眾九堪恨
李唐三軍也自悲
落日孤城戰尚賄
遙瞻世亭有種

鴉將軍其肯肯
甘若士卒何人敢
忘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
萬死益能願一生
童子皆知任別駕

嶺然海上仰金城

昔種竹
五日鼓城去住丹狂凡
吹雪不肯收推未冰
遠大如屋舟人夜半
呼不休老夫擁念衣只
巨坐香中日已看蒼
樓東坡先生不在世
令人輕我東家郎
送上卿顧東口先生
致政還鄉次張奉
常韻
詔使誰傳枉聘車
滄庭忠厚似相如
稱在事能教馬莫
授辭官返釣魚
傳曰晴多舊業

梅花謬先春此時猶重發幽居臨園池靜坐觀群物
天運苟不至豈惟吾生拙

感興

昔日柴公子家富埒侯王一朝棄妻兒被髮入武當
青松以為飡白露以為漿天空無疑碍往來得自將
近者入峨眉雲山杳茫茫吾乃世間人慨慕徒徬徨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群峰欲尋老子當年
處五杏叅天寶殿東

自注
已亥庚子余在山中佛殿東法堂前有五株杏

此余讀書處也

山寺常關蒲迳苔梅花歲歲待吾來于今廿載無消
息聞說梅花也浪開
精廬高處下封雲俯見波濤無際垠五十三參應識
得始知人世有腥葷

內典有五十三參舊僧寮中作此像山中因以
呼其處諸友今舍於此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圓於今生事如秋
水唯有芙蓉花好飡芙蓉花

歸三集 寺 三 兩金堂

陸生裝素有新
故人獨愧馮中尉
白首為郎尚佩珪

未信昌黎能送窮語出莊子但看登極是稷稷六弦金版知何

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乞貸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

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為愛如來深法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忤逆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小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隳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渭濱叟岳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沈瀾兩髦尚如冕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鱗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濡沫蹄泔寬吞舟堂坳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騁
飼蟲疲斲童汲泉困玉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效
誰忌聞鶴唳直比秦龍擾此物多變幻為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曠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為妖祥何者為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藐滄海竟清晏小夷悉剗荆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余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夷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饒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歛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為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為知己坡
有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為能竹寫真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為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暎
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負笈還從海上遊鳥鳴伐木自相求天涯草色年年
綠春水桃花事事幽清霽樓臺觀蜃氣晦冥風雨聽
龍愁明朝我亦西湖去莫惜音書到角頭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
大亨尚玄尊大路素幃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鞵心蘊結素綵國風美
五入為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食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惜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擺垂指
抃僂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為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淡川途尚脩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庚申中秋子敬聞余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相
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因懷

子敬作

海天樓閣近瀛洲秋水憐君不共舟長夜波濤亂風
雨軒中清夢定來遊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免紫冠何當
恍如乘駿鬣冷
取清涼釘天監
梁元都同物者
昔驛駭往滿後
書史亦終懷存
李未可憐九皇

清夢軒詩并次韻
汗漫忘空與寧
任倘伴小梅非
出樓獲便房因
書重色亦底所
雜風芳境寐群
動息神招得拜
相是系道遠
物化老於此親
鴻遠非吾御玉
深通漢金匱會
梁竊帶固云接
髮心忙眼空

其一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為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其二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為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郭把總營中

日看雲飛東海來天空孤壘戍門開夜中風雨尤堪

畏更羨將軍浪裏回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觀壁間文休承詩次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汛虎壘秋清枕
夜潮即見功成報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庚申中秋借王詹事張廣平揚百戶劉楊李三
文學詹事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觀海遇雨還賦
此

我欲泛東海乘此秋月明來到江流盡曠然向滄溟
何以驚蛟龍歛忽風雨鳴假息天妃廟還投戍將營

姜柳史年九十六
枉後平寇諱林園百
歲將同官皆不在異
世已如忘猶辨地書
細能令鳩杖先浩淫
今可見未嘗有甘芳

淹留遂經宿日望天氣清中夜覘微月披衣看潮生
公子敬愛客高會皆良朋坐有揚州侯臨海每彈琴
藉此聊遣興三神竟杳冥乘潮賦歸來悵望有餘情
海邊夜起飲酒聽揚州信彈琴

中秋最恨月光慳今夜微雲影尚圓試問此時誰把
酒誰人臨海撫朱絃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吳門連白水屬此大侵年竭來江上居庭艸如綠錢
盜賊群輩過夜眠得宴然所賴娛性靈亦復有遺編
年荒與餓死此事寔由天擾擾塵寰中驅馳謝時賢

非以甘窮僻應世畏多愆

又次陸韻

積雨淹時月蛙蟻上竈浮生涯隨野宿世事任江流
此日菰蒲水何鄉杜若洲平生萬里志垂老困潛幽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
舞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闢西圃巖嶸爭來獻
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
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
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鳥行衣垂

羽獨立空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
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李若何遲回
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
老疲役違吾情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萊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殺
乘快得順流逝行又轉輓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為棄荆王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文弁柰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卮螭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汶上

夙昔遊齊魯經過此城下立馬每躊躇愛其縣名古

孝哉閔子騫宣尼特稱數弟子三千人迺與魯氏伍
不冝為費宰睠言懷茲土信知非義食何異拘奴虜
菽水諒可惟榮祿竟何補參亦勵高節平生未仕魯
不洎三千鍾莊周無乃誣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魯考昔為令期年化方覃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喑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夜宿胡陵悼周孺亨

抄歲事徂征獲與周子行周子蘊道妙志行抱潔貞
余生幸同縣故是夙所傾迨迨徐泗間兩舟日相并
杯酒共談宴覺我形神清雖慙李郭望乃有王貢誠
一朝忽稱疾中途遂分艤予力不能挽千里牽悲情
昨者在京華猶夢登君亭如何到南皮倏爾承訃音
令吾神恍惚頓覺身世輕固知道將廢何望身外名
今日出魯境夜宿胡陵城經過昔別地能不涕淚零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送家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
相隨東先自昔南
梓梁飲慶善官
父老拜賜復飛
如師中忽之示載
百姓歸胡亨奉
長陵令猶告梓
袖空素信忠孝
安為吏稱明公
守選良牧聖書
特褒崇行為解
昔燒燈悌揚仁
風年字誰送後
遠與聖編同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為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

海內相聞鬢髻時相逢渾似故相知水曹開閣陪清
論星使行河悵遠離白馬當年沉璧處金牛依舊卧

神祠君侯有道高王贛瓠子波流昔泛隄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

玄元礪德格高穹帝錫豐年二麥同芬拂諸香來廣
陌曠暘黃氣接離宮禮先寢廟方嘗彘道為蒸民首
邵農江海微臣遭際晚翠華遙望五雲中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為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
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壁

昔我文隱公攬擷天下士俯拾俛有取英髦皆引萃

賞荷流顏 碧池清似滌天香 滿眼芙蓉似小鄉 晴日新粧爭綽約 迎風小舞稱清狂 湧酬佳客千杯綠 無奈明時兩鬢 蒼白晚乘涼各 去一天明日浸 浪 墨首韵 筆衣掠亂水泉 醉眼驚看非此 滿目烟霞生如 無情魚鳥任招

翠盤輝露流明
月空盪櫓羅
迴星蒼更覓一
然水底天教神女
浴瀟浪

云何意恍惚獨置所尤異臨沒有遺恨空餘千載淚
同時二三子零落俱憔悴當年席上珍還為道傍遺
古人重師門拔茅以其彙公昔所進引豈無在列位
願我忽若忘誰能復念記昔在雞籠山與君敦夙誼
道映富春水高情絕媚忌每當計偕時歛然共即次
倏忽二紀餘歲月不我遲君今隨常調去為濠上吏
行矣復何言龜勉將所事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為余言石橋之奇以圖
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

為作歌

六王虎鬪趙更驕壯哉武陵尤雄臬嘗遊大陵感奇
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
何高北地方從代犬通崑崑靈壽起岩堯一日沙丘
變巨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
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
誰言鄙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情不
知共誇浹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獮神師斲成班
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
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

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
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幼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柰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徃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為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徃復旋
君才豈不辨古道多屯遭嘆息時所尚為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名左右阿黨盡為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

偉器如君最少年

他日可憐忘父友

因下拜時又淵

隆慶元年上幸大

學贈六館諸生

劄陸居明與賜

見分數緒

萬集陸拜素

王親領寶楮編

膠盞自憐不與

橋門外隔歲未

分許文光

濠梁驛

崎嶇江道復此渡

淮水策馬向廣原

蒼苔空見帝里志

綠樹林樾紫雲

起日照城上樓寒

鴉兒高噪原野何

蕭條曠望彌百

里當時展與王此

地常累今惟負

敗人年年倚虛市

空然八尺軀短福

飢殺死當時與

王佐未遇二如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傳岩中

奉托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頽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群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犬方狺狺惜哉簡衰亡家簞少所蘊

徒為嘗一鬻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為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勒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

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浦居百里者以入 其區自種湖田佳林勝萬年惟竹梅竹書

上巳日晚泊桑園次俞宜黃韻

三月長安春事繁桃花千葉李花單披垣裊裊多楊

柳宮艸萋萋似蕙蘭帝子屬車臨霸水佳人跼屣印

晴灘微臣獨向長沙路坐對孤燈夜既闌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為憶含桃催物

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鈇楚製堪憐著

寄胡秀才
祗為文章運數
光憐君今日暫沈
海夷吾空自達
知已唐舉終非
錯相人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即下邳街
淮酒市醺醪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蕤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謹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柰何白髮懸龜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蓄畬
補亡綴狸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搢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為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出港難

出港難入港難南北二隘千檣攢港水一線絕欲乾
中流豁然天地寬飛鳧跼跼水漫漫回看萬里如銀
盤日月之所出沒何限難悲夫世人所爭惟一鬻古
今無異觸與蠻君不見堯幽囚舜野死何如潁陽之
安安又不見丹浦之役開兵端何如具茨大隗空峒

之窮山

舟泊華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一

首

二年苦為吏期以古道行恬愉鎮澆俗拊循勞疲氓
天地興道寶山川有神靈時兩稻苗發甘泉桂子生
虎狼河已渡鷄犬夜不鳴子蘭既入朝進明迺專城
一朝起混濁百里無清明果然江夏守欲殺彌正平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東夷鄉化歲年深太史新將 詔命臨旌旆近看過

鴨綠文章先已到鷄林

送同年查都諫出
行省
忽捧朱衣拜早衙
桓桓出鎮鄒張思
君昨日鳴珂地
龍雲邊起暮鴉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隣畏明收循山轉危躓
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脩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頰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黜黜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郵疲氓賦詩以言志
徃徃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高郵湖為斷境所
擊為至夫明
湖中修遠客征
端飄瓦致虛驚
天留雙眼非空
意應若即明史
未成
光福寺
十載重來古寺中
布衣猶似昔年
山僧却記吾名姓
不擊周鼎飯後
鐘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讌集有作

曠志困拘囚茲遊得邂逅君子樂愷悌清談勝金奏
古刹餘殘衲新臺敞華構山高厲寒威栢老鬱蒼秀
圓沼象辟雍靈泉向奔溜雖無荷花賞嶺雪良可耐
苦寒
十月飛雪滿飛臺經旬凍雪猶皚皚客子無衣愁卒
歲日中市薪暮不回為乞主人枯楊樹便燒楫拙勝
玫瑰織女苦寒但义手園葵歲晚未可栽江南日暖
食有魚好彈長鈇歸去來

魏郡謁按察張公留讌賦詩為謝

白首尚隨牒牧馬古邢城風塵望冠蓋跼跼偕友生
使君擁旄節歲晚來觀兵獨念馮唐老尤憐許靖名
度遼今復見躡履肯將迎幕府魚書息營門鶴列屏
香聞裘帶煖雪照酒樽清妙論窮墳典高懷愜性情
何如鴈門守問鴈郎呼鄉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

追惟未得暫徘徊此去荆湖幾日回明月自通巫峽
好清樽還向洞庭開秋風木葉旌旗靜春雨桃花谿
洞來莫訝使君能漫浪太平何事畫雲臺

邢州承陳大理寄詩未及答將至京先寄謝

戚戚念遠別夢寐迷所之故人在金閨番為江漢思
風雲方黯慘豺虎正當岐遊子悲日暮水波不可期
今日渡渾沱良覲喜不違飛雪白皚皚千里無塵緇
吾與故人心潔白亦如茲殷勤枉尺素愛甚增嗟唏
願今勿言此吾道蓋其宜直須沽美酒為君傾一卮
但恐相見後悲復別離時

· 陰慶已已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閱香火危峻瞰郊甸
鬱鬱蚪松枝低壓遠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 邢州叙述三首

壯歲成獲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與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妙玄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
龜勉為祿養折腰媿微躬

鄆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姦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廷分遣每日吁庭中無一人
沉寃出殊死無益盡群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兇誓之以丹青荏苒多宿盜擒斬為一清
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糞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憐甚鎮鄒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為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傲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首宿入郡問驂駟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台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水泮稅駕歸林立

送陳玉叔淮安太守之任

淮右今大府輻湊縮二京黃河天上來遠與清泗并
悠悠向滄海蚤潮紅日生使君邵農出湖水如洞庭
五月稻花秀百里菰蒲青醇酒常延客新詩近逼人

題周冕贈任別駕
表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
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
侯為保障長城隱

接遼東 江南列郡
盡棄城藏穴何人肯
出兵雖有使君懸標

甲劉家港口看湖生
東倉白晝飛城圍
烟火連天豺虎嗥

駕回湖越海道傳呼
盡避瘦官人 血戰
蘇波日秦膚東南

處已望奉 蘇盡不
解殷勤意却作南
溟金勝圖

文章能辦治愷悌獨宜民狗跡成流俗雕觚損道真
異時東海郡汲尹尚傳名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行盡黔巫山萬重春風匹馬到南中遍看紅槿花千
里為約黃龍酒一鍾

送同年溫都諫荆湖行省

封章屢奏斥回邪諫闥遙瞻五彩霞莫謂 聖朝輕
外補江湘猶對紫薇華

香山九老圖

昂藏九老人歛然見茲圖猶如少年子求友相追呼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猶靜居
怡情爾把畫圖披
坐看四序旌秋好
正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有鮮鱗
雲裏金桃落海時
聖主三庭知建業
孝陵南望起監田

紅顏不可駐白髮聊自娛婆娑娑林木下放浪詩酒餘

情歡愜日永性適忘歲徂翩翩青鳥來若若紫綬紆

吾愛白居易高懷絕世無有此一老奇八老爭相扶

會昌已千載勝事傳東都非因商山芝汾水似藐姑

檀溪跳澗

渾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祀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七陵煙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

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
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
盛儒雅群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為致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掩暹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雲龍風虎歌

龍未翔兮虎未揚鯢鱓制兮孽狐祥一朝雲蒸龍變
萬竅號而百獸為之鼓戰君不見莘野之夫三聘起
遂安海內佐明主傳巖野叟為胥靡帝賚良弼復興
殷道作霖雨

唐堯出遊康衢圖

帝運開中天欽明昔在御有臣重華協多士庶明勵
若時暘昧分咨水平成致拊石百獸舞垂衣萬方治
名天浩難言就日暖初曙黃收儼穆清彤駕順神馭
觀覽凝聖情宣遊達民豫熙熙游混沌杳杳氓識慮

偶爾康衢間遽得黃童譽不如訪大隗聖賢皆迷處
觀漁

昔在任公子形骸自天放躡身會稽頂投竿東海上
期年不得魚旦旦失所望俄然大魚至驚揚特異狀
吞餌五十牯海水為震蕩燁赫驚百里披離侈千盎
顧笑秦皇帝强弩射高浪是道始落落終焉得所償
以語經世人斯言真非妄陋彼但川觀跼蹐竟何向

題秦皇跳缸霓澗圖擬作饒歌鼓吹曲一篇

皇神武晉陽起天厭隋願英主尺劍挺群雄靡負贇
猛呈角比迫之隘臨危圯萬靈蹕神龍趙飄然逝風

雲裏誰能困王不死成厥命濟生齒神之福報鄜
事宜有軼帝紀傳恢悃屬畫史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
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樽木青羗何以至伯益所疏疑
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
王會篇睢盱百恠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文孰
辨偽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
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
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
似毋廼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圜頭隨丹青嗚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設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元天壇上泥金字大道聲漸
至書相入直唐衣獅子暮陽即第著飛魚正承詔旨許馳驛樓船
盡舫還故園嗚吾文章言為泰族垂老云或跨蹇驢

小元

不知名士屋十數家又歸時出汲黃沙汲水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終

太僕寺寺丞歸震川先生墓表

歸熙甫卒十八年矣余序其文同年王子敬熙甫門
人報書曰先生墓有宿草銘屬許相國表屬吾子及
讀行狀斯亦桓君山之于楊子雲哉按歸為吳著姓
明興大父始令城武祖天峰公好養生家言父岫雲
公竟老諸生以先生貴贈文林郎周孺人生先生虹
光滿家故名有光云先生穎悟絕人八九歲時為文
有聲倚馬立就研究經史尤好司馬子長得其神氣
不為摹畫嘉靖乙酉督學廬公試第一南充都御史
王公廷守蘇奇之丙申貢入太學庚子茶陵張文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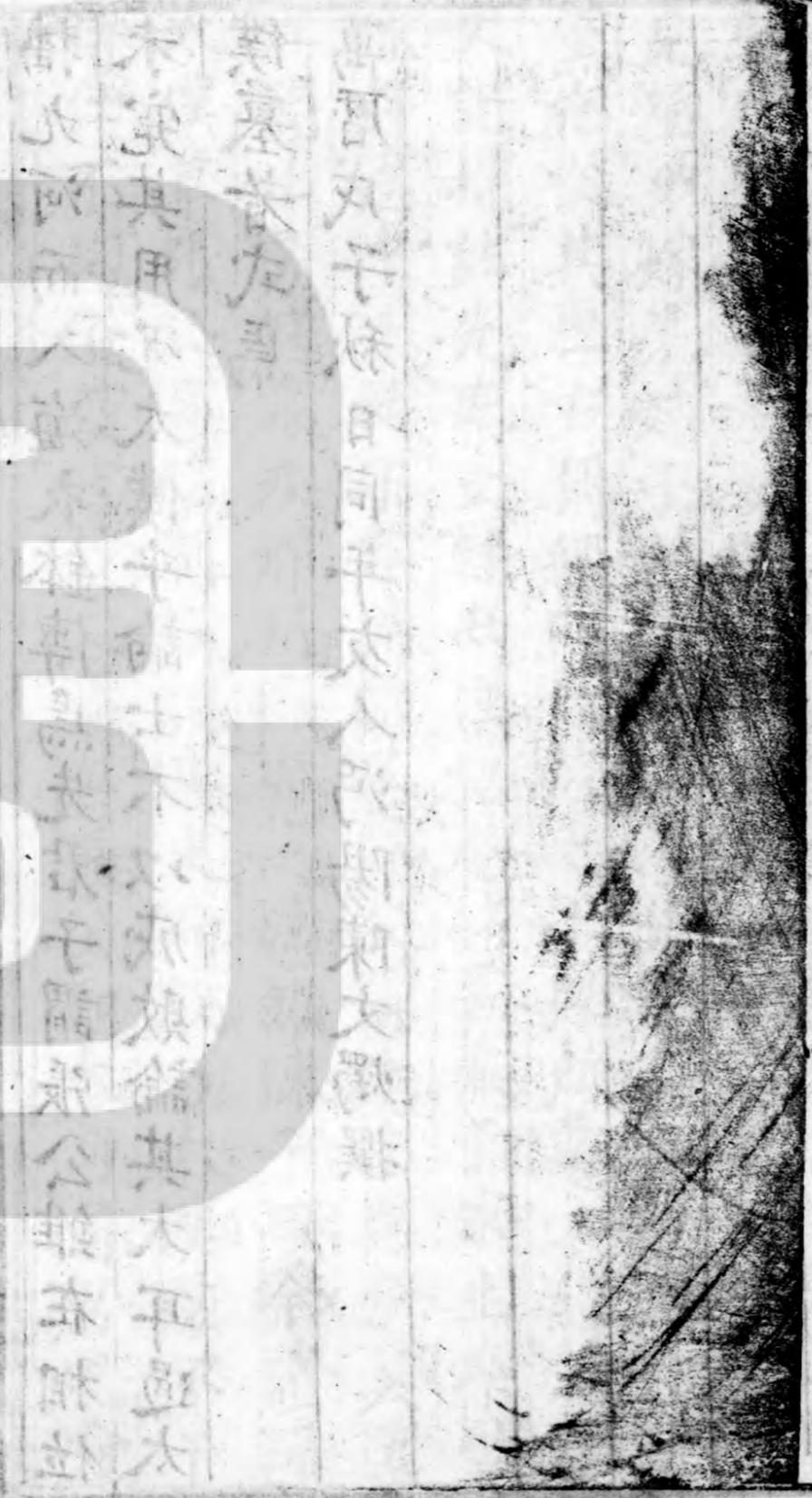
公典試竒先生文國士遇焉先生嘗夢出處同吳原
博人以文定公高第望先生屢試不第張公入相先
生恥私謁庚戌張公典試語先君子曰子幸第吾以
首卷為歸子柰何不第耶乙丑先生年六十上春官
余文敏公竒先生文大學士高公嘆曰張公數十年
難得者得于一旦徐文貞公薦館職先生以限年不
與試選長興知縣長興湖州巨邑先生寬和為治書
卓子康傳于座右每聽斷呼兒童婦人與之吳語務
得其情片言解去有盜依湖山者先生計擒之奔逸
者不追空王寺捕盜者拷掠使誣人為盜先生釋七

人有重囚毋死求葬者先生許之感泣如期至時令
清軍清寺田先生曰勾一軍而擾百姓僧道力田復
役與民等耳悉停止之又議革糧長用里甲先生調
停大豪規避與攝令者媒孽其短先生幾危轉順德
府通判乞休不報高公移書曰長興漢代之良也主
爵者何處以此耶順德職掌馬政移文諸縣先生掃
蓬戶讀書蕭然忘老太僕寺檄脩志高公與趙文肅
公擢南京太僕寺寺丞薦掌制勅修世宗實錄
先生言閣中有人間未見書欲盡讀而長往矣先生
嗜書如饑渴之飲食也寒暑之來葛也家四壁立不

問生產為文根本六經鼓鑄百家絕翰墨畦徑必傳
無疑經術之外如御倭馬政水利三途並用諸議鑿
鑿可行天性孝友聞少失母者感泣每悲岫雲公不
見登第嫁弟妹子孤貧者二人修世譜合族內外親
黨施從其厚古稱經明行修之士歟所著六經莊子
史記標註先秦文錄兩漢詔令諸書藏于家生卒世
係詳志中子祐子寧博雅善讀父書先生與余莫逆
江閣山房諸篇及邢州詩覽之泫然陳子曰余讀歸
太僕草張公易謚制詞謂其文而毅乃太僕處不干
時仕不徇俗毅然哉文章與張公如大河同出崑崙

播九河而入海衣鉢傳焉先君子謂張公雖在相位
未究其用况太僕乎論士不以成敗論其大耳過太
僕墓者式焉

萬曆戊子秋日同年友人沔陽陳文燭撰



附錄

先君述

先君諱某字熙父一字開父世為吳郡人歸氏之先
 與楚同姓重黎之後國於胡是為胡子以氏為姓為
 歸氏當春秋時齊歸為魯昭公母夫人秦漢魏晉迄
 隋無聞焉至于唐宣公崇敬以文學科名顯于世子
 登登子融三世皆有封爵自天寶歷同光百八十年
 為卿相侍從至今吳人稱為著姓焉宋咸淳間罕仁
 為湖州判官而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逮勝國時暘
 為國子祭酒廉訪之後始居崑山太倉之項脊涇洪

武初叔度避難走于夜郎筇笮之間賴有神人持護之得不死於是渡江以南復居崑山之城外隍作遺訓歷敘祖宗之所以艱難辛苦之意以垂示子孫度生仁仁生璿璿為承事郎承事郎生高祖鳳鳳舉成化甲午進士以射策乙科為城武令不樂仕進即告歸家武城公生曾祖紳紳縣學生好神仙之學延攬天下方士有所遇得道引之術遂以壽終生祖正蚤遊縣學屢試不第閉門謝事與里中結社日飲酒高會性坦率未嘗與人有所分爭社中人莫不敬愛之會今天子新即位得推恩勅贈文林郎浙江湖

州府長興縣知縣祖妣周氏贈孺人河南叅政大禮之從姑也正德元年歲在丙寅祖妣始妊數有祥瑞華落更開群鳥畢來朝一日庭有虹起自地曠暝五色屬天于是遂舉先君焉先君生而穎異少岷嶷年九歲能屬文喪祖妣哀毀如禮性醇謹篤學手不釋卷每讀聖人之書必有所悟年十四試于有司輒取高第時先輩名流一見先君遂歎賞以為不可及是後出試必居第一御史輒以文檄示四方當是之時名已震三吳間矣是時天下學者專事剽竊之習締章繪句爭以相高而不知六經聖人之旨言嚮而行

背之先君於是悼道之鬱滯刪述尚書辯禮經悟春秋之微揆詩人之意皆有卓然之見多所論著自宋以來世之儒者往往以文章道德為二嘗以為六經聖人之文章而子貢之徒迺仲尼門人之高第以文章與性天道同言而夫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自孟子荀卿著書百餘萬言而五帝三王之道至今彰明較著此其已然之明驗也於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徧覽諸子百家之言而折衷之上自九經二十一史下至農圃醫卜之書無所不博而尤好太史公之書每倡其說于學者於是海內慕學之士靡然

嚮風矣初先君娶先妣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少卿謚恭簡公校之從子也恭簡公為當世名儒學者號為莊渠先生先生創道於星溪之上先君每過其廬必劇談竟日議論莫能難嘉靖

年始貢

於是渡江涉淮泗沂汶之間歷河洛濟滹沱觀大禹之跡考禹貢而辯諸儒之說過鄒魯覽孔子之遺風還業成均明年試南都不第又明年張文毅公以翰林出主試事見先君文以為非今世之作者遂欲置之第一以國子生疑他省迺置第二公尋自悔然後自喜以天子得人為慶云是時名動天下雖嶺海

窮微皆知讀先君文又明年試南宮不第還先是先
妣蚤卒繼娶我妣王氏王氏宋魏公之後世居吳淞
江濱時其家逋官物無所於出欲以其居鬻人先君
即假貸購以全濟之於是日讀書其中雖家無擔石
之儲意豁如也先妣親操井臼務耕織奉事舅姑又
以供四方之學者先君得相與修明六經表章仲尼
之道每譚說當世之務至于 國家興革廢置之間
未嘗不搢腕歎息也每大吏至必力陳當時之弊時
有施行民輒受其利自吳淞江湮塞而三吳水旱不
均飢荒薦至田里虛耗盜賊生發黎民愁歎先君以

為當今 國家賦斂仰給東南而三吳為東南重地

恐一旦有變則為 朝廷心腹之疾不可以不為之

所於是作水利書是時海內傾慕者於海虞則有嚴

太保 訥 瞿侍郎 景淳 於松江則有林侍郎 樹聲 於宜

興則有萬侍郎 士和 於金壇則有曹太史 大章 於江

陵則有李少師 春芳 於新鄭則有高少師 拱 於蜀則

有趙太保 貞吉 王中丞 廷於宗室則有西亭 中尉 每

計偕同事者問知姓名所至皆竦然環立言吾等少

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

張文毅公再為考官每於諸翰林相戒欲得之見先

君落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
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先君謁公於邸第謂先君曰
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藝
者也公輒留就乙科欲有所他處先君辭不肯就終
文毅公之世不得第是後翰林諸公以為江南未了
之事每試必加意焉自嘉靖辛丑至乙丑凡九試于
禮部雖數北意氣自若未嘗沮喪門生故舊往往起
家至大官而先君獨淪落于荒江寂寞之濱泊如也
嘉靖四十四年始得舉進士中朝士大夫莫不以得
人為慶自是田野愚夫小童皆有慕學之志而海內

枯藁沉溺之徒抵掌而歎息矣廷試故事皆從翰
林所薦時浙江余太史及翰林諸學士皆以第一人
見待卷當進呈當事者令校尉故亂其卷遂落三甲
榜出天下莫不失望試吏大司空數建言當世之務
居京師數月士大夫講藝問學者填里門是時今
上在藩邸有中官素愛幸中官故士人知所慕向遣
其從子來受業每邀先君私謁于上先君固謝之
私謂其從子曰王不久當為帝我令歸先生見之
請為異日地何不可而歸先生膠固若此耶每使小
黃門來輒拜跳先君必坐受未嘗為禮及今上即

位益隆貴先君絕不與通例當外補或勸告就博士先君不肯曰豈以我為諸生不能為吏耶仲尼之教皆以文然如子路冉有其志皆欲得國而治之而子弓游夏之徒多以治邑有稱若謂儒者不能為吏則天下之官其誰任之邪遂補浙江湖州府之長興明年之任於是崇學校脩昔賢之祀存名臣之後以友其賢士大夫為吏治以孔子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為訓而歸以經術理寃滯出殊死者三十餘人縱誣盜六十餘人一意撫循不忍施鞭笞而抑損豪強擊斷無所畏避廷無留獄擒治盜賊湖山中為之肅清縱

死囚復來歸禱雨事神多所靈異不肯抗赦以阿上官事得其理雖御史亦抗言折之會覲京師署官緣為姦利後事發繫獄疑先君害之遂與豪右構謗百端誑惑大吏然終莫得而害也其明年遷邢州司馬天下莫不惜之上疏乞致仕中朝士大夫寢不肯上不得已明年之官時新鄭高公移書慰勞曰君宰邑豈弟忠實以百姓之心為心蓋漢代之良也然稍得敘遷深以為恨夫道之將廢也命魯之不過者天即孔孟且安之若夫讀書窮理摠其衷臆以成一家之言此則人所不能禁也其官雖專董一郡之馬然事

多在縣不過受成而已少有紛更民輒受其害先君
唯靜以鎮之日讀書衙舍中諸郡縣每歲入馬于罔
寺馬一有選下必破數家之產先君移文罔寺悉得
准格全濟者甚衆邢州在京畿三輔之間為四方之
孔道得以友教天下士大夫而士大夫之過者莫不
見訪然未嘗不歎息以為屈也徃歲天子稽古禮
文建郊丘藉田大射蒐狩之典車駕臨幸太學命
儒臣侍講舉釋奠釋菜之禮慨然先帝之老舊
臣於是新鄭高公以東宮師傅少保致政家居徵
為首相而成都趙公於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內閣二

公相與輔政欲圖中興之治方為天子求賢而已
先君為南京太僕寺寺丞尋留侍文淵閣掌制勅
無何即預纂修世宗皇帝實錄嗚呼白首為郎署
不可謂之遇而得為天子左右侍從之臣為中朝
之所倚重方欲與元老大臣建言天下之務追復
祖宗之法考求帝王之禮俾國家于唐虞三代之
治庶幾生平之所論說得見之於行事而遂不幸以
歿嗚呼痛哉先君為人寬仁大度周人之急奮不顧
身以斯道自居優游俟命不肯矯拂然忼慨守節激
昂萬乘之主揮千金而不顧也當世少年精銳之士

重自負荷議論風發方將揚眉瞬目及先君一至則
不覺斂衽而退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屏居江上四
方來仕宦者欲見^之而不可得其高尚如此嘗以為
自歐陽永叔蘇子瞻以後文章絕響仲尼之道於茲
不明每為之感慨歎息焉嗚呼先君於積世弛弊之
餘崛起于科舉末學之間倡其說于天下使百五餘
年不絕如綫之統絕而復續嗟乎繼二公而起者先
君豈真其人哉而卒偃蹇不遇蓋不特斯文之不幸
抑亦世道之不幸也嗚呼豈不痛哉及晚節末路稍
得自伸况上有 明天子下有賢宰相臣工百僚忠

誠弼亮而不相得——與克臻弘業嗚呼豈不痛哉先
君生於正德丙寅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卒于隆慶
辛未初月十有三日享年六十有六妣周氏繼母薛
氏娶魏氏生男子子一人曰翽孫夭女子子一人適
吳原長鄉進士中英之子繼娶王氏生男子子三人
即不肖子祐子寧隆孫子祐娶劉氏太學生在之女
前年卒子寧娶盧氏 部員外榷之女今年卒隆孫
夭女子子一人適張棟廣東僉事寬之曾孫再娶費
氏生男子子三人子駿子慕子蕭子駿娶顧氏子慕
聘周氏太學生廷望之女大理寺寺丞鳳鳴之孫刑

部尚書謚康僖公倫之曾孫子蕭聘傅氏禮部儒士
質之女女子子一人遺腹未字孫男女人珮未聘
聘張氏山東副使意之孫女 未聘孫女三人長適
王在 進士炳衡之子翰林院編修同祖之曾孫次
適管復泰禮部儒士承時之子山東 布政琪之曾
孫次未字嗚呼子祐等不肖淪落無似又不孝不能
繼先人之緒業以闡揚令德於是泣血龜勉稍得敘
述先君生平之志及其行事之實以乞于當代之名
公書之金石以垂不朽焉
隆慶壬申仲夏端午不肖孤子子祐謹泣血稽顙述

先君序畧

歸氏之先出自黃帝高陽之後曰重黎重黎之弟曰
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參胡董姓封於韓原為胡
子國以歸為氏當周定王時失國其後分散或以國
為姓或以氏為姓以國為姓者居汝潁之間以氏為
姓者世家吳郡秦漢以來子孫微弱歷魏晉迄隋莫
得而聞至唐天寶間曰崇敬崇敬子登登子融皆以
甲科累官尚書僕射崇敬封餘姚郡公登封長洲縣
男融封晉陵郡公蓋不獨以科名貴顯然世修容典
為天子議禮樂興辟雍明堂之制焉融五子皆舉進

士為達官少子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
子藹亦舉進士為尚書左丞吏部侍郎藹子係復舉
進士第一人至禮部侍郎自是以後歸氏之顯者殆
二百年宋咸淳間有罕仁為湖州判官其孫德甫河
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有曰暘者歷官刑部尚書國子
祭酒至高皇帝時曰叔度叔度避難自竄於邛夔
之間常閱歷危險率得神明之佑是時歸氏之後不
絕如綫然卒還吳子孫繁衍有子七人嘗曰我居於
外數十年濱於死者數矣然常有奇恠得不死我後
世必有興者吾子孫其識之度長子曰仁仁生璿璿

生鳳鳳為城武令鳳生某某生某某是為先君
蓋自禮部侍郎以後十四世為湖州判官湖州判官
以後九世為我考云先君生時有虹貫庭中祥光燭
天因以為名及弱冠以學行推於鄉里時有莊渠魏
先生講道於星溪之上一時學者雲集而先君自有
所見獨恍然於其間雖先生無以難也及里中有吳
秀甫先生好古倜儻不拘流俗如沈玄朗張子賓之
輩皆一時之雋無不向慕先君以為不可及其後秀
甫門人以科名多至大官者是時先君名聲籍甚四
方學者多歸之嘉靖中舉於鄉累試南宮不第然學

益力名益重盖恬如也時屏居吳淞江上講學受徒
手不釋卷至忘寢食海內知名之士一時傾慕然足
跡未嘗及公府而凡大吏循行吳中者無不欲一見
之而不能得也先是張文隱公知貢舉每以置先君
第二為悔其後累主試南宮至試事畢輒不憚者經
旬曰我為朝廷取士不以得三百人為喜而以失
一士為恨其見知慕如此先君嘗憫時習之弊源本
既失而支流益壞以為六經為聖人之文章至宋以
來有道學之名於是文章道德離而為二及國家
以明經取士而明經反病於科舉常欲一起而大振

之然世莫得而知也先君於六經頗有著述於諸子
百家之言無不深究尤好司馬子長之書嘗云班孟
堅所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學者多醇駁其間予獨
不然觀其序孔子世家非知道者不能至於遭李陵
之禍多憤激不平之言然其要歸反之大道而已嘗
病宋史之繁亂每欲訪求遺書以編輯之嘉靖乙丑
先君始舉進士補長興令蚤夜苦心求治於是興學
校理冤獄時習更化而全活甚衆及至發姦謫伏縱
囚復歸禱雨輒應竒政甚多不可枚舉然務在懷保
小民抑損豪強以故不能媵阿苟合多所觸忤嘆曰

今世以文學飾治為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為不奉
國典蓋孔氏之書致之無用矣居二年稍遷邢州倅
治馬政縣邑不擾時常考課諸生室中蕭然獨有圖
書數千卷日吟詠其間殆不類居官者中朝士大夫
徃徃惜之隆慶四年入 賀岡寺因檄留京師修馬
政志蓋管馬官素隸太僕故也尋遷太僕寺寺丞兼
掌 制勅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明年秋寢疾歆乞
歸以實錄未就勉留竟卒於京師時隆慶五年初月
十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在邢時嘗言馬政之弊蓋
國家捍禦北虜而馬政不修一旦有急何以徵發宜

修茶馬之市與古人養馬之法及宜募民間丁壯騰
兵者各自養馬免其徭役庶幾有古寓兵之意作馬
政議以略見之又言漕渠之事動費鉅萬皆東南民
力是以國用常匱而民生日蹙歆有所建明然為國
家大興革大廢置非當事者不可歆作賦以表見之
而不果先是先君嘗作三吳水利書歆通吳淞江
言募饑民以䟽鑿則饑者得濟而居民不擾徃時南
海海公巡撫江南得是書因行其法所全活者數十
萬人於是吳淞江遂通而民間不知興役之費今雖
蕪穢之地無不盡墾而吳民于于然有樂生之心矣

蓋海公僅用一二而明效若此使國家盡行是書則其功豈不偉哉先君平日論事大率類此非空言也嗚呼先君不獨以文章名重天下而淵雅高尚以道自居操行孤子卓然不苟雖文隱公極加敬慕而未嘗私謁也平日詢詢如處子至於議論天下事每慷慨激昂令人飄飄然有臨翰海封狼居瀕之意年甫冠時隱然已係海內之望而識者謂為朝廷大器當與聖明天子興樂校禮振起流俗以章中興之盛此殆非一世之人也不意連蹇不遇至於老而獲第及得第竟外補至後居館中以為得稍展素志矣然

竟奄忽以逝嗚呼天道是非殆不可知也夫人之生於世富貴榮名蓋不足多獨患夫天之嗇其才當其事而無以施之耳夫既厚之而終於扼窮之豈豐於此而嗇於彼耶抑亦有所不可知者存耶殆不可以人事推也先君臨終書以示子祐子寧曰假我數年卒成大業庶不負先師今竟不可得命也然乘化而往亦復何恨嗚呼豈不痛哉今先君已矣而先君之志在天地間者可得而泯哉先君赴邢時子寧侍從及至京師以事不獲已遣歸及先君構疾時子祐子寧居家音問隔絕至捐館後僅得一紙惶惑痛絕匍

匄北上沿流飲泣冒越艱阻欲死者數然所以不敢死者歆一明先君之志也子寧等不才無以顯先君又不得侍湯藥親殯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悠悠長恨永世無極豈不痛哉先君留京時館閣諸老與一時名公卿無不知愛每赴閣常從容論天下事復有所著作先是新鄭高公主乙丑試事余太史得先君之文進之高公公喜曰張文隱公數十年不能得者吾一旦得之矣世傳以為美談云吾鄉瞿太史少與先君友善素相知石麓李公為太史門生太史每為公言多推讓之語當張文隱公之歿嘗與內江趙公

言吾平生以不得歸君為恨他日君自當得之世稱文隱公為知人而又以嘆二公之不忘其師也當是時諸公皆見推獎而此一二公尤加接引識者以為一時之盛異斯道之將行也先君卒無不痛惜時趙公先以辭官去諸老及諸相厚者皆使人視後事而歆郡許太史時時視先君疾日夜望先君之起及卒親視殯歆悉其家事誠為古人之交殆不可以世俗論也子寧等眇么無似於諸公無以効犬馬之報然沒身感佩非言所盡今以先君之志素常聞教妄自以為能知以故畧具一二冀諸明公採擇有以垂之

不朽則泉壤之輝與後人之賜豈可量哉
隆慶壬申五月朔日男子寧泣血稽顙謹撰

愍道賦 并序

先君少負大志雖天下文學知名者無不向慕而於世落落不遇終無以自見至今天子新即位之明年修郊禘行蒐狩籍田之禮而元老大臣及直言極諫之流幽滯者無不一時進用蓋海內志意之士靡然向風矣是時先君以邢倅入賀遂留館中預修先帝實錄天子方與二三大臣勵精求治而先君亦與近侍之列庶幾有裨於一時而竟得疾以卒隆慶壬申時先君卒已一年矣子寧遭罹多艱僅存視息至是稍得校閱先君之

文蓋深嘆道之終不能行也作愍道賦云

粵皇穹之浩浩兮渺莫睹乎隅隈嗟下民之嗷嗷兮
隨蕩忽而不知其適歸彼信修之鮮潔兮將與芳蕙
而芬馨以綦難之洪忍兮遂纍暗其繽紛固方軌之
孔辟兮亦何覩乎險峻之嶙峋越潏潏之衡波兮夫
孰知於振盪而曠駢斯蟬蛸之睫霎兮以何適而迟
乎堅氷彼甌越之沫沈兮孰善寐而乘乎轅輪羨皇
德之盤礴兮將匪植以自伸恂巨靈之麗宇兮必參
化而並神茲若是而或不然兮亦誰能覽乎幽冥吾
將驂雲龍之旖旎兮逞望舒之氷輪扣玄途之昏靄

兮以長揖而啟乎帝閭何允恭之唐君兮唯黃收而
履中迺下民其適濟兮寔憂勞乎九重彼直犇之象
恭兮遂竄殛而化乎黃熊斯壽命之或不延兮亦何
冀乎厥功茲則天道之適恒兮胡迄今之無同睹梟
鴟之鴟張以翺翔兮顧鳳鷲之翹蕭乎斂籠嗟夔狐
之跳踉於巖嵌兮而麟騶以媛姪乎庖充故三閭懷
瑾而徬徨於澤畔以行吟椒蘭嗟佞而靈修卒不能
免於入秦是以宣尼睿聖而反滑稽乎晏嬰趙孟賢
哲而恣剗剗乎竇鳴斯則翫鶻首陽鼓奮東陵偃息
蒿萊結駟連城抑烏知其得失哉降是後也大道湮

而經典之不明也聖化遠而文章之多屯也吁卜筮
之靡恊兮而何類乎萬物之情音聲之不解兮而茫
不知乎比興闕帝王之墳典兮猶未睹乎古今矧腐
楮之織言兮而何致乎太平彼禮樂之在人兮迺大
化之咸臻斯王道之適存兮以何謂而止乎獲麟嗟
纂莽之滋偽兮文姦言而飾之六經胡李唐之租庸
兮遂彷彿乎王制之可行悲斯文之既訕兮哀吾生
之遭迤伊孰明而振策兮亦遏冀其大正昔柔兆之
攝提兮寔先禰之降生茲山岳之毓秀兮而川澤之
流靈秉墳典之奧誼兮咀文章之華英曠千古之遠

邈兮直上邈乎孔門固帝王之良規兮何履歷之坎
壘斯神龍之未御也螻螿為之制而無異乎鼎俎之
犧牲將菹醢於庖厨兮而不能望乎蝦蟇而况躡踏
灑蒼跨騰風雲倏忽鬱律沛澤蒼生也哉吁嗟傷蟻
眉之娟娟兮與戚施而同其容競卷茵桂與薜芷兮
委蔓萋而悴乎江濱暘輝晝翳明珠陸沈抱璞懷璧
而泣涕乎山岑斯固曷足言耶夫珠璣玳瑁玫瑰琳
珉瑊玢隨侯夜光炫燿炳爛之屬不備無以充帑藏
之紛殷鷓鴣鸚鵡鴛鴦孔鸞鷓鴣之鳥獬豸蠃蜒貍
豸扶豎援狝之獸不多無以恣苑囿之湛靈淑娃趙

女珍髡織腰衿芟茹被夫容競容淖約颺累蛾眉道
遙紛紜佛優侏儒展齒牙樹腋頰擢項頤吐唇吻啞
喋便始呢訾啞呻懽譖叻森亦足樂矣至於空言綈
辭累世當年莫得其因而何暇施之用哉是以沈淪
掩遏赳赳蹇蹇終於莫容斯亦已矣夫既垂翻回蹊
兮猶能奮翼嶠澠焦明騰躍乎渤澥兮忽鵬搏而負
乎蒼冥將駉駕驂駟兮以逞高足乎崑崙沛霖雨之
施於無涯兮倚恃以賴乎生民豈特闡揚先烈攄文
揮翰而發乎帝德之幽明也哉胡昊天之不憇兮將
梁木之既壞而泰山之頽傾實斯文之不幸兮乃安

放乎後昆謂天命之慘毒兮而尼父猶嘆乎無成嗚
呼山岳峻兮江海深開天門兮決地垠啓丘索兮播
典墳覲我考兮遊其神裨斯志兮垂千春亂曰桃李
芳兮路渺茫兮瞻望父兮靡所方兮巉巖隔兮我心
創兮怨兮悲兮永無忘兮

祭文

維

萬曆四年歲在丙子二月十有六日旅人太末翁良
瑜謹以鵝酒香楮之儀告奠于
故太僕丞震川先生歸公之墓曰於乎惟公江海精

英文章宗匠一世之師群倫之望瑜也賈人敢曰知
公竊仰聲華亦竦于表公今則歿遺稿在笥僭為鐫
行冀開來裔惟公有神馮夢謂我：文子鐫子慎乃
可余寤恍然不覺駭汗至人不亡於斯可勸今工告
完布行有日敢訴公靈寔懷祗栗繫公之文元氣並
流豈此區、足寄千秋獨惟寸忱耿不能捨願托斯
編永配班馬於乎鑒哉尚饗

萬曆癸酉男子祐子寧編次

丙子浙人翁良瑜梓行

附錄終

歸先生文集小引

吾師震川先生天挺人豪夙負奇質
於群經諸史靡不淹貫而為文逼追
班馬家法海內學者咸向慕之願吾
師卒於官而家弗給其文不能行於
世書林翁賈請梓而傳之梓垂成謀

所以冠諸首者詩乃往海虞求於
相國老師養翁嚴公、躍然以喜曰
而師真文章家也往歲乙丑而師登
第余謂宜列史館惜當事者格於限
年之議遂補外職後雖嚮用而未展
其才余負快、久矣今其文章可為

不朽序之固吾責也梓旣成詩往請
如初會老師有如夫人之喪未克以
為而許之復如初且曰吾與而師意
氣相感有不容不為者茲以向慕者
衆索者爭趨焉賈人亦亟欲其行也
遂出以與四方之士共焉詩故僭為

之引若吾師克養之邃發越之完深
入手文字之妙者相國老師能鑒之
固將著於序以彰其美而永其傳也
余殆無敢喙矣

萬曆三年十月既望門生周詩拜書



